

doi:10.3969/j.issn.1000-7695.2016.18.005

国内外众创空间现状及模式分析

郝君超¹, 张瑜²

(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38;
2.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经济新常态下, 调动普通大众的创新创业积极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红利再次发力的重要途径, 众创空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众创空间是一类新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主要针对早期创业、满足了网络时代大众创新创业的新需求, 并且具有开放和资源共享等特征。梳理我国众创空间数量与分布、发展模式以及各地方支持政策, 并对国外典型众创空间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提出进一步发展我国众创空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众创空间; 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

中图分类号: G3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6) 18-0021-04

Analysis of Reality and Model about Foreign and Domestic Maker Space

HAO Junchao¹, ZHANG Yu²

(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66, China)

Abstract: Inspir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thusiasm of general public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way of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new normal, and the maker spaces arise in this context. In this paper, we believe that the maker space is a kind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from the nature and it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traditional ones. The maker space which mainly aims at the early business meets the new needs of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twork time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ing and resources sharing. We also summariz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local support policy of China's maker space, and analyze the typical cases of foreign maker space.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regarding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ker space.

Key words: maker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众创空间概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形成, 并且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 众创空间在概念被引入中国, 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和公众关心的热门议题。众创空间是经济新常态下, 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创造平等创新创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但目前国内对于众创空间的内涵与边界尚缺乏统一的认识, 中国众创空间的数量及发展模式也不尽明确, 因此, 有必要对国内外众创空间的发展现状及模式做系统性梳理。

1 众创空间的背景与内涵

1.1 众创空间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提出, 多数创新并不是科学家带来的, 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普通大众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正

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兴盛^[1]。创业活跃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新经济条件下, 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否再发力, 取决于能否调动 14 亿人口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创新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 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力, 让每个有创新与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新与创业的机会。

当前的创新创业早已被深深打上互联网时代的烙印。在“互联网+”模式的影响下, 传统意义实验室的边界被打破, 创新活动的外延被无限拓展。极大地提高了创新创业的包容性, 主要体现在创业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创业门槛日益下降, 创业工具和手段更加多样, 创业过程也变得更加透明。在此背景下, 众创空间作为网络时代一种新型创业服务机构应运而生, 为大众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土壤。

收稿日期: 2016-01-05, 修回日期: 2016-03-11

项目来源: 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 (QN-2014014)

1.2 众创空间的定义和内涵

在中国科技部及各地方政府发布的众创空间支持及管理政策性文件中，对众创空间做了简要说明。众创空间是指依托广泛社会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包含工作空间、网络空间、交流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在内的各类创业场所，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创业服务平台并开展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特色创新创业孵化服务的合法注册独立法人。

从性质上来讲，众创空间是一类新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传统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服务机构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众创空间主要针对早期创业，关注创业链条的最前端，与传统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小企业创业基地等组成完整的创业孵化链条；其次，众创空间有效满足了网络时代大众创新创业的新需求，能够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业服务；第三，众创空间不是一个封闭的创业环境，更加具有开放和资源共享特征，能够提供创业者增长创业知识、积累人脉资源和获得创业资金的机会，这也是众创空间的核心价值。

2 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现状

2.1 众创空间的数量及分布

国内第一个众创空间是成立于2010年10月1日的上海新车间^[2]。近几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不断深入落实，形成了有利于全民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众创空间作为新型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我国方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据对各地科技厅数据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众创空间数量已达千家，其中已有近100家众创空间纳入了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广东、湖北、上海、北京等是创新创业氛围较为活跃的地区，众创空间数量居全国前列，北京、上海还成立了众创空间的联盟组织。

2.2 众创空间的发展模式

根据组建方式、创业服务内容和运营模式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目前涌现的众创空间分为专业服务型、培训辅导型、媒体延伸型、投资促进型、联合办公型和综合生态型6类（见表1）。

2.3 我国各地方对众创空间的支持政策

我国各地方将发展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进众创空间建设。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吉林、安徽等省已经出台了发展众创空间的专门性政策文件。通过比较分析，可将各地方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建设目标方面，大部分省份根据自身科技资源条件，制定了众创空间的建设目标。例如，

浙江省作为经济和资源大省，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1000家以上有效满足大众创业创新需求、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其他地方如天津、山东、吉林、山西等省也提出近年建设培育百家以上众创空间的政策目标。

表1 我国现有众创空间分类

类型	运营模式	举例
专业服务型	定期举办想法或项目的发布、展示、路演等创业活动，为初创企业提供社交网络、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产业链资源支持等	北京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深圳柴火空间
培训辅导型	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和校友资源，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培训体系为依托，作为大学创新创业的实践平台	清华 x-lab、北大创业孵化营、亚杰汇
媒体延伸型	由面向创业企业的媒体创办，利用媒体的宣传优势为企业提供包括宣传、信息、投资等各种资源在内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业服务 ^[3]	36氪、创业家、创业邦
投资促进型	以资本为核心和纽带，聚集天使投资人、投资机构，依托其平台吸引汇集优质的创业项目，为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车库咖啡、Bingo咖啡、天使汇
联合办公型	由地产商开发的联合办公空间，通过附加服务、引进天使投资和一定的政策优惠吸引租客	SOHO 3Q、优客工场
综合生态型	提供包括金融、培训辅导、招聘、运营、政策申请、法律顾问乃至住宿等一系列综合性服务	创业公社、科技寺、众创空间

(2) 在建设方式方面，主要通过3种方式进行众创空间建设。一是改造提升、盘活现有资源，重点依托现有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小企业创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资源进行筹建，也可以将现有的闲置办公楼、商业设施、老旧厂房等改造为众创空间。二是引进共建，鼓励支持发展较好的众创空间在科技资源欠丰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推进地区合作共建。三是积极创建，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领军企业、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围绕自身创新需求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创办各类特色鲜明、需求指向明确的众创空间。同时，鼓励在众创空间的培育建设中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大力培育发展创业服务社会组织，政府退出市场自身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支持、委托协会、联盟等社会组织提供众创公共服务。

(3) 在配套支持方面，各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众创空间认定工作，对于经认定的众创空间给予包括资金、场地及人员在内的各类支持。例如，天津市规定对经认定的众创空间，分级分类给予100~500万元的一次性财政补助，用于初期开办费用。上海市根据已认定的众创空间开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活动的情况进行年度评估并给于后补贴支持。福建省规定符合条件的众创空间，省科技厅给予新建每平

方米 100 元、上限 100 万元，改扩建每平方米 50 元、上限 50 万元孵化用房补助。各省政策还普遍鼓励众创空间内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并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3 国外众创空间发展经验及认识

3.1 国外众创空间发展经验

众创空间起源于在欧美国家流行的“创客空间”这一概念，全球最早的创客空间是 1981 年在德国柏林创建的混沌电脑俱乐部^[4]。经过多年发展，国外众创空间（maker space）这一模式已经从计算机领域延伸到更多领域，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全球众创空间数量已达数千家，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较为典型的有 Techshop、Fablab、Access Space 等（见表 2）。

表 2 国外典型众创空间举例

机构名称	起源/成立时间	运营模式	盈利模式
Techshop	美国 2006 年	实行会员制，为会员提供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工具设备，包括车床、焊接台、离子切割机，同时提供工作场地、人员支持和教学指导等服务	会费（普通会员 150 美元/月，学生和军人 95 美元/月）和收费课程（50 - 150 美元/次）
Fablab	美国 2001 年	由草根创新组织和 MIT 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目前全球已有 581 家，是以用户为中心、面向应用的从设计、制造到调试、分析及文档管理各环节的低成本制造实验环境	组建一个 Fab Lab 大约需要 2.5 - 5 万美元的硬件设施和 0.5 - 1 万美元的维护及材料费用，大多由公共部门成立并负责运营 ^[5]
Access Space	英国 2000 年	通过回收再利用的计算机、免费的开源软件为艺术、设计、电脑等领域爱好者提供办公和创造环境，提供项目交流、技能指导、展览等创新服务。半数用户为残疾人、流浪者、有犯罪前科者等社会边缘群体	获得英国政府社会福利机构的资助，实行三级会员制，分为“赞助者”（1 英镑/月）、“支持者”（3 英镑/月）和“资助者”（10 英镑/月）三类，费用越高享受的服务越丰富 ^[6]
Metalab	奥地利 2006 年	为 IT、新媒体、数字艺术、摄影等领域的创客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切割机、3D 打印及摄影设备等）和办公空间，并组织小规模研讨会的创新实验室	由一家非营利组织运营，主要通过收取会费维持运营，项目和补充基础设施需要融资时，也接受赞助和公共资助
Y Combinator	美国 2005 年	一年有两期为期 3 个月的孵化项目期，通过筛选的创业项目将获得 1.5 - 2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同时利用其人脉资源提供天使投资、创业导师、创业交流、市场推广、投资推介等全方位孵化服务。	获得人孵项目约 6% 左右的股份，在初创企业上市或被其他企业并购时退出并获利。
Plug and Play	美国 2006 年	专注于科技类企业的加速器，除了为孵化项目提供办公空间外，还为创业项目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与风险投资和大企业对接、导师培训等服务。	通过办公场所出租、数据管理、人力资源服务和餐饮服务收费实现盈利。
Wework	美国 2011 年	为创业者提供廉价的共享办公空间，并为创业者提供社交活动、路演推介、寻求外部合作等机会。	以较低价格批量租地，然后设计为可定制且功能较齐全的办公空间出租给创业者（最低 450 美元/工位/月）。

3.2 对国外众创空间发展的几点认识

国外众创空间成立背景、发展模式各异，但总体上来看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注重“包容”与“共享”的理念。“包容”体现在国外大部分众创空间的人入会或者使用门槛较低。一方面，对创业者的学历、背景、技能没有要求，无论是企业家、发明家、学生和军人，或者是残疾人、流浪者和难民，无论任何人只要有想法和意愿，都可以进行创新创业；另一方面，大部分商业化运营的众创空间采取会员制，仅需要少量的会费或是租金便可以使用办公空间及价值高昂的实验设备。“共享”体现在这些众创空间注重为创业者提供交流、共享的空间和机会，通过举办创业交流与技能培训等活动，使有着不同经验和技能的创业者可以更好地交流、碰撞与合作，营造从“自己创业”到“社群创业”的氛围。

第二，运营模式多样，项目覆盖范围广泛。国外众创空间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以提供工具设备为主，另外一类以提供创新创业孵化服务为主。前者主要为创客们提供用于制造和发明的各种工具设备或者最新的应用软件等，这些设备、软件个人购置成本较高，在众创空间中“共享”既可以降低使用成本又可以通过培训课程提高使用技能。后者则主要为创意项目提供融资、产业化和商业化等孵化服务，利用众创空间积累的优质人资源脉和资金资源为创意项目提供从创意转化到商品的机会。

此外，无论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纯粹的个人爱好，从新闻社交网站创建、在线存储服务、新型浏览器开发到小型机器人研制、手工制作等，各行业、各类项目都可以在众创空间得到实现的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目前市场尚不明确的、小众而有趣的设计和创造，众创空间也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平台和条件。

第三，政府政策支持，鼓励多方参与。一是国外大部分众创空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组织，但也不乏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筹建和运营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些非盈利性众创空间具有更多福利性，可以为低收入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提供创新创业机会。二是许多国外众创空间的项目及成果是通过众筹网站募集资金的，这离不开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就业法案》，允许更多众筹平台的出现，为个人创意和发明提供资金支持^[7]。三是众创空间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多部门参与。例如，2014 年 6 月美国白宫举办了第一届“创客大会”，并要求教育部和其他 5 个政府部门、超过 150 所高等院校和 130 家图书馆，联合英特尔等重量级企业共同创建更多众创空间，促进大批学生进入众创空间成为“创客”。

4 对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措施进行梳理,以及对国外典型众创空间发展模式的经验借鉴,对促进我国众创空间科学、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

从国外以及国内现有众创空间的产生来看,众创空间以自发的科技创新动力为内在驱动力,更多地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因此,发展众创空间要充分尊重创业者群体的需求,坚持市场主导,遵循创新创业规律,鼓励形式多样的创新业态。被动地建立不仅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政府在众创空间发展过程中应当主要发挥引导服务功能,如制定更为宽泛的众创空间的认证标准,为众创空间的注册提供便利,在场地、设施及人员等方面为众创空间建设提供更多优惠,尽快制定股权众筹的牌照及分类监管政策等。此外,还可以鼓励众创空间数量较多的地区借鉴推广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众创空间联盟或协会的做法,通过行业自律而非政府亲自主导的形式,促进各众创空间有序发展。

4.2 科学制定众创空间发展路径

在数量上,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与人口规模、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程度等条件,制定与本地区发展程度相匹配的发展目标。盲目追求众创空间建设数量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对经济与社会管理造成负担。在方式上,要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和科技资源条件,鼓励依托现有科技企业孵化器、大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众创空间,盘活闲置资源。在形式上,要保持众创空间运营及盈利模式的多样化,允许“百花齐放”。无论是专业服务型、培训辅导型、媒体延伸型、投资促进型、

联合办公型还是综合生态型,只要符合众创空间认证标准,都应当得到支持。

4.3 合理制定众创空间绩效指标

加快众创空间发展,但不宜将众创空间的发展作为一项硬性政绩指标。目前有一些地区把建设众创空间数量当作硬性指标,或者通过政策优惠强行推出一些成长性较差、功能性较低的众创空间,这只能形成表面的繁荣,难以从实质上促进创新创业。在对某一众创空间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监测时,应当不唯孵化面积、在孵企业数量、服务创业者数量等指标,而是注重其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和孵化企业存活率。

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布“众创空间地图”和“创客指数”等形式,对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进行图形化及量化展示,为决策咨询和创业选择提供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费尔普斯. 大繁荣: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M]. 余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 [2] 范海霞. 各地众创空间发展政策比较及启示 [J]. 杭州科技, 2015 (3): 53-57
- [3] 投中研究院. 众创空间在中国: 模式与案例 [J]. 国际融资, 2015 (6): 47-51
- [4] 张娜. 互联网+时代本土化的创客空间 [J]. 科协论坛, 2015 (10): 22-25
- [5] 宋刚, 陈凯亮, 张楠, 等. Fab Lab 创新模式及其启示 [J]. 科学管理研究, 2008 (6): 1-4
- [6] 田倩飞, 房俊民, 王立娜, 等. 英国创客空间的组织方式及运作机制 [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5 (13): 61-62
- [7] 尹煜. 从全球视野看众创空间 [J]. 互联网经济, 2015 (8): 44-47

作者简介: 郝君超 (1988—), 女, 北京人,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创新政策; 张瑜 (1989—), 女, 山西太原人, 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及公共政策。